



## 外婆的臭冬瓜

有所忆

◎郭凇

宁波人都知道臭冬瓜，我的外婆就很善于制作臭冬瓜。

自从外婆搬去了敬老院，长辈们收拾了用来腌制臭冬瓜的坛罐，我就再也没有尝过外婆的手艺了。

外婆说，你呀，小时候皮得很，不听话，总不愿意安稳地吃饭，好不容易喂下你一口饭吧，你就偏要把饭都喷出来，折腾得很。但是，当我端出臭冬瓜的时候，你吃饭就可省事了，乖乖地一口口往下咽。

臭冬瓜其实不是臭的，准确地说它应该是酸的，有一股冲鼻的气味。很多人表示一闻到那股味道就不喜欢。

外婆告诉过我，酸味其实来自于酒糟，放久了的酒糟容易变味。

印象中，外婆总是会从附近的粮店里要来酒糟。然后，把冬瓜洗净，切块，煮熟，冷却。煮熟的冬瓜质软，需要裹上一层薄薄的纱布，再腌制一两天就可以了。吃的时候，倒几滴料酒，撒一点点味精，淋上麻油就行。

腌制后的冬瓜本身味道就很特别，并且麻油香浓，加之少量的料酒和味精可以提鲜，那股味道真是无言形容，更难以忘却。

小时，等着外婆从坛子里取臭冬瓜的时候，我总喜欢蹲在一边看，待外婆解开纱布，闻着那股酸味，然后非要外婆把残留在纱布上的瓜瓢末子给我尝尝。

我记得外婆是从不在聚餐的时候把臭冬瓜摆上桌的，这股味道不招人喜欢。我的大舅一闻到这股味道就会皱眉，当医师的姨妈总是会劝外婆，说是这玩意儿没啥营养。

老太太拧得很，总是反驳说，老太婆一个了，牙也掉光了，只啃得动软塌塌的东西了。

每次我听到这话，总是很难过，我说，外婆等我赚钱了，我就给你买假牙，要买最好最好的假牙，然后你就可以吃好多好肉了。

外婆笑了，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说，你们看见没，还是我的小外孙最好。

那个年代穷，人们只能节约着过日子。哪天蔬菜便宜了，就多买一点，囤积着又怕坏，就把它腌制了。

后来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可外婆还总喜欢腌制一些小菜。外婆说，喜欢这些东西，知道多吃不好，可就是离不开。

原来很多东西，接触久了也便成了依赖。

不久前，大学室友出差路过宁波，特意来看我。

他是上海人，工作原因，总是需要出差。他说，在火车上的时候，从来不会买泡面或者是购买餐车上的盒饭。他总是会上母亲做的便当，便当里也没啥玄机，只是一碗饭，一碟宝塔菜。

我见过这种宝塔菜，仅仅是一种外形像宝塔的酱瓜罢了。也尝过，味苦，还带着涩涩的咸。

他说，那是母亲为他腌制的宝塔菜。上海人就爱吃这个，这是地道的味道。走南闯北，家乡的口味变不了，亲人的牵挂少不了。

我想起自己，平日和朋友一起下餐馆的时候，总会点一份腌制的冬瓜。尽管很多餐馆腌制的冬瓜卖相好，加的佐料也足，可以称得上好吃，但我总觉得缺少一些什么。具体是什么，还真说不上来。可能真的只是习惯了外婆的味道，然后便成了依赖。

儿时的回忆啊，它是烙在心头的印记。年华似水流，落在心头的回忆会渐渐变淡。

我们长大了，收敛了，变得老练，也更加世故。但是偶尔会觉得，生命中好像缺失了什么，偏偏又忘却了是什么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回。就像记忆中的美味，不可以被取代，却会在你疲倦时，徘徊时，彷徨时，温情地载你返航。

外婆，您在天堂好吗？

## 挽留不住的情谊

致青春

◎贾明明

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以前，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表面的，是将信将疑的。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对这句话的理解渐渐深刻起来，认同也渐渐多过怀疑。

读初中那会，班里有几个和我十分要好的同窗。那些同窗和我是同一个乡的，相隔最远的也不超过二十里地，骑自行车过去，半个小时即可抵达。那个时候就想着，这些同学一定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。可谁知，等我读了高中，这些同学大多踏上了打工的路。那是1997年前后，手机还是奢侈品，腰里挂个传呼机就算了不起了。我的性格有些内向，不大喜欢登门拜访，到了别人家里感到非常拘束。不知道他们几个是否也这样，还是忙于各自的事情，总之，毕业后相互之间绝少走动了。起初的一两年偶尔还有书信往来，到了第三年，通信也渐渐断了。

读高中，是在县上，认识的同学也是一个县内的。也有几个要好的同学，不过都不是本乡的，从这家到那家，坐大巴也要奔跑近一个小时。距离远了，毕业后相互之间的走动就更不可能了。这些同学大多读了大学，有本省的，也有外省的。最初的时候还有书信往来，诉说着各自的大学生活。等到大三，有些人开始忙着找工作了，有些忙着找实习单位，还有的忙着毕业论文。或许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借口、一个理由，却造成了友谊中断的事实。三年，又是三年时光，高中的同窗情谊就被岁月冲得无影无踪。

大学的学友，来自全国各地，东到山东半岛，西到青海、甘肃，南到广东、云南，北到黑龙江。全国的学子汇聚在洛阳。三年时光，接触了一些少数民族，了解了一些南北习俗，也建立了一份情谊。2004年我们毕业了，毕业聚会一场挨着一场，送别场景一个挨着一个。各地的同学像鸟儿一样，为了

觅食开始各奔东西。南下的、北上的、东奔的、西走的，上演了一幕幕离别。许多次，我帮同学提行李，把他们送上了出租车，和他们挥手告别。这一挥，大多成了永别。

那个时候就有人说，这一别或许一辈子都见不到面了，我还不以为然，但没想到事实竟果然如他所说。毕业后的前几年，同学之间还能谈理想，谈谈各自的发展，交流一下各自的工作心得。之后，话题就渐渐转变了，谁谁买了新房，哪个又买了新车，又有谁升职成了主管。再后来，就是谁结了婚，谁生了孩子。话题越来越接地气，也越来越现实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厌倦了这种聊天，厌倦了那些话题。于是，我的发言越来越少，在同学圈渐渐沉默了。又过了些时日，我发现自己被渐渐忽略了。我明白，同窗情谊又成了明日黄花。

在社会上的这些年，竟没有交到一个知心的朋友。对，是一个都没有，毫无夸张的成分。或许，我经历了太多感伤离别，已经封闭了内心，没有再给别人融入进来的机会。也或许，社会太过现实、复杂，很难再寻找到一颗不设防的真心。还有可能，得到珍贵的东西不想再失去，干脆就不去得到，免得在失去的时候徒增伤感。而情谊恰在此列。

毕业后的这十多年，每次回老家，基本就是在家呆着，很少走动，亲戚处不去，同学处也不去。为了这事，父母还常常念叨，说我应该多走走。我却依然如故，在家看看父母，看看爷爷奶奶，至于别处，懒得去了。以前听到有同学会，还能激动些许时间，后来彻底没了感觉，总感觉这聚会掺杂了别有趣味的东西在里面。混得好了，别人说你炫耀，混得不好，别人说三道四，指指点点，简直成了反面教材。人长大了，不再单纯了，当初的那份纯真已经做了岁月的陪葬品。

该走的总会走，想留也留不住。既然挽留不住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生活还是要向前的。

## 阿姆要说的

小剧场

◎俞亚素

“哇！烤土豆！”妹妹一声惊呼，满脸馋相。

“真是烤土豆啊！”我兴奋地张大嘴巴。

“大姐，买不？”我和妹妹几乎异口同声。

“这皮都烤皱了哇，味道一定……”大姐忍不住闭上眼，嘴里咂了几下，似乎正在回味刚刚咽下去的土豆。

我和妹妹见她如此，一阵欢喜，手不由自主地滑入包中想取钱夹子，就等大姐一声令下：“买！”

“唉——算了算了，阿姆要说的！”大姐睁开眼睛，沮丧瞬间写上了她的脸。

“阿——姆。”妹妹呻吟了一声后，顿时犹如一只放了气的气球，蔫了。

“阿姆要说的。阿姆要说的。”我无意识地重复着大姐的话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只觉得很有趣，真的非常非常有趣，于是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姐姐和妹妹先是一愣，接着似乎跟我想到了一起，也大笑起来。结果，三姐妹像是捡到了一个元宝似的，竟笑得抱成了一团，边笑边还不断地重复着：“阿姆要说的！哈哈！阿姆要说的！”

“喏！阿姆来了。”妹妹抹了一把笑出来的眼泪，提醒我和大姐。

“都十三点一样的，笑些什么东西呀？”母亲果然来了。

“我们想买烤土豆吃，可是又怕被你说。”大姐止住笑解释道。

“啥？买烤土豆吃？你们呀真是败江山！钱多得没处花了是不是？你阿爹种了那么多土豆，堆在家里吃也吃不完。再说，我烤的土豆比他们的好吃多了。”母亲根本看也不看人家的土豆一眼，便唠叨起来，半是责备半是抱怨，半是不屑半是自信。

“所以，我们三个人一致决定，不买烤土豆吃。”大姐赶紧截住母亲的话。

“即使饿死，馋死，我也不买土豆吃！”妹妹也赶紧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。

左眼瞅瞅一脸满意的母亲，右眼瞄瞄一副乖巧模样的姐妹俩，我实在又忍不住了：“可是，可是，阿姆都六十多岁了，而我们都已经是中年人。哈哈哈……”

“这又怎样？再过二十年，阿姆八十多岁了，我们六十岁了，我们也不敢在阿姆面前买土豆吃。嗤嗤嗤……”妹妹捂嘴笑。

“嗯，阿姆就是一百岁了，我们也要听阿姆的话，只吃阿姆烤的土豆。”四十出头的大姐理了理额头的几根乱发，笑着挽住了母亲的胳膊。

“就是，否则，阿姆要说的。”我赶紧接了一句。

“阿姆要说的，我会怕怕的！”三十好几的妹妹装出一副娇俏样。

“好哇，原来你们三个在取笑我！”母亲终于开窍了，拿食指指着我们，然后终于呵呵地笑了。

那是一个双休日，母亲说要去天童寺烧香拜佛还愿。为表孝心，我们姐妹仨毅然撇下夫婿和孩子，一心一意陪着母亲前往。见母亲和师父在聊事，我们姐妹便先出了寺庙，然后看到了那一溜排的小食摊子，一时被香喷喷的烤土豆给吸引了……

结局相当欢喜。在母亲家，我们放开肚子，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她亲手烤的土豆。

“果然是阿姆烤的土豆最好吃！”不知是哪个马屁精率先花言巧语起来。

“就是！就是！阿姆最好吃！阿姆最好吃！”其他两个马屁精也不甘示弱，于是口不择言，又引起一阵狂笑。